

# 我国反分裂国际斗争中国际话语权研究

杨云安

东莞理工学院 杨云安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在我国反分裂斗争过程中，掌握优势话语权将影响我国反分裂斗争。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几大分裂组织势力在境外都十分活跃，并且将国际舞台作为主阵地，为各类分裂活动提寻求支持和援助。掌握优势话语权能够有效打击各类分裂组织，压缩其生存空间，为维护国家安全，提高国际话语权发挥积极作用。建构反分裂国际话语权刻不容缓，要研究话语传播规律、话语结构，借鉴主流国际话语，不断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反分裂；话语权；话语权体系

我国深受各类分裂主义活动之害。有专家估计，如果按照我国分裂活动涉及的领土来算，我国有超过 1/3 的领土受到各类分裂组织活动的威胁。\*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威胁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分裂活动呈上升态势，危害性和影响力也有所提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 一、打击反分裂活动受国际环境影响

我国目前面临的分裂威胁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和港台，这些分裂活动背后都有相关的分裂组织操盘，他们不断谋求提升国际影响力，妄图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赢得支持和援助，给我国反分裂斗争带来了较大挑战。我国境内活动、或者以境内地区、人群为主要诉求的分裂势力主要有谋求藏区独立的“藏独”势力，谋求新疆地区独立的“疆独”势力，谋求台湾地区分裂的“台独”势力，此外，香港回归以来，极少数分裂分子在国内势力支持下也开始谋求将香港分裂出去。这些分裂组织和分裂分子主要的活动舞台集中在境外特定国家和地区，尽管政治主张不同，但是都有特定的政治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分裂组织国际化程度在加强，他们在西方少数国家、组织势力的支持下，不断挑战国家权威，威胁我国领土主权完整。“判断某一分裂主义国际化的具体标准，我们认为包括两点：一是分裂主义组织建立复杂的海外活动网络，二是国际社会对其独立诉求的高度关注和介入。”按照这一标准，“藏独”、“疆独”分裂势力都已具备十分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台独”的国际化程度最高，“港独”则在国际化过程中。“藏独”分裂势力在印度、美国、北欧部分国家较为活跃，“疆独”分裂势力的领导集团主要活跃在欧洲和美国，此外在中东、中亚地区一些国家也有显著的活动迹象。“台独”分裂势力的活跃舞台在美国、日本，“港独”分裂活动则以美国、英国为主。“疆独”分裂势力最大的是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该组织在德国等欧洲国家较为活跃，在加拿大、日本等也有分支机构。“藏独”分裂势力的活跃地区较为分散，范围更广，影响力也很大。作为分裂首脑的达赖喇嘛具有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双重身份，这使得“藏独”分裂活动具有更多的身份便利。“在新德里、纽约、华盛顿、东京、伦敦等地设立了 13 个驻外办事处。这些驻外办事处是‘藏独’势力推进国际化的直接工具”。“台独”分裂势力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在政界、学界、工商界等各领域都存在各种层次、水平不等的合作、交流机制。美日等国与中国台湾互设具有半官方性质贸易代表处等机构，作为联系渠道。部分国家或政治势力的支持是这些分裂组织能够在境外获得立足之地的主要原因。将活动空间转向海外是为了获取国际生存空间和各类支持和援助。海外成为各类分裂组织活跃的主要区域，也是他们鼓吹分裂思想和政治主张博取国际社会同情的主要舞台。基于政治、宗教信仰、文化等因素，这些国家或地区也给予某些分裂组织某种形式的肯定和支持，这些因素为分裂组织活动和壮大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我国打击各类分裂组织活动的努力经常受到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指责、非难甚至抵制。各类分裂活动严重威胁所在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给本国分裂组织活动的空间和发展壮大的机会。我国对这些分裂组织的打击活动往往由于所在国家的不配合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这些国家也有部分民众受分裂组织思想宣传、蛊惑对我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举措不能充分理解，反而以各种方式为各类分裂组织活动和壮大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舆论支持。境内发生的一些爆恐事件也经常被某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势力、社会组织和公共媒体歪曲解读，指责我国打击分裂活动的努力，误导国际社会，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 二、提升话语权服务反分裂斗争

国际话语权是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家地位重要举措。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张。”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的话语权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并不相称。按照政治、经济、军事等标准衡量,我国是毋庸置疑的世界大国,甚至在一些领域已然具有比肩强国的影响力。如果以话语权来衡量,我国的优势并不突出。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着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凭借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在话语秩序、话语体系、话语渠道以及话语影响力方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掌握国际话语权是引导、控制国际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发挥国际影响力,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事务中,是否掌握国际话语权关系着能否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只有掌握了强大话语权才能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被国际话语所主导,丧失国际事务话语权。我国的国际话语权相对我国国际地位就不是十分协调,尽管我国已经广泛参与国际社会,但是在很多场合,我国的声音仍然被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欧美等国压制,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利益。

话语权背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国际话语权强国背后的综合实力是支撑其优势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各种西方语汇,特别是作为近代学科发展产物的各种西方术语,亦随之四处扩散传播,形成了覆盖全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当今世界主要强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是世界政治大国、军事、经济、文化强国。这些国家既是当今世界秩序的主要参与者、建设者,也是这种秩序的受益者、维护者。上述这些国家自近代以来,都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话语权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也是维护自身安全的有力武器。“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充分表明,拥有话语权往往能够为本国的生存发展提供助力,失去话语权则意味着只能接受强势话语权对自身的评价,陷入被动局面。拥有话语权能够独立自主的向国际社会宣示国内政策、外交,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展示自身的形象,在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有力的维护国家利益。

优势话语权能够为我国反分裂斗争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我国的反分裂斗争任重道远,我国面临的分裂威胁较为多样化,既有传统的领土分裂,也有新兴的文化分裂,无论哪种类型,其出现和存在又具有客观的现实

基础,很难在短时期内消弭。同时,威胁我国领土完整的各类分裂势力在境内活动空间受到限制,早已将活动空间拓展到海外,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合法的存在地位,在其中部分国家和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力。“话语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可以用以客观描述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也可以按照表述者的主观偏见去曲解事实真相甚至虚拟所谓的‘事实’。”<sup>⑤</sup>国外部分敌对势力一直以我国为敌,寻找各种机会抹黑、打压、遏制我国。这些因素都给我国反分裂斗争带来较大的阻力。分裂势力在国内策划的各种暴恐事件,成为他们攻击我国政治制度、政策的炮弹,他们枉顾事实,歪曲报道,使得我国反分裂斗争活动经常受到非议和批评,甚至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团体也因此对我国政治制度、国内政策、国内事件的处置产生误解。如果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国的反分裂国际斗争必将面临持久的挑战,这也意味着各类分裂组织妄图制造我国与国际社会矛盾,引发对立进而实现自身政治目的的图谋有可能得逞,我国也必将投入更多的宝贵资源用来打击国内外分裂组织和分裂活动,这对我国的长远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赢得国际话语权,赢得国际舆论斗争将直接服务我国反分裂斗争需要,不断销蚀分裂组织的国际生存空间,最终实现消灭分裂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

## 三、构建国际反分裂话语的思考

构建我国的国际统战话语体系是一个系统性的、长远的工作。话语体系的建立要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为支撑基础,同时也要加强对话语体系分析和研究。话语体系的结构及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了话语权是否具有强势地位。

话语体系是由话语单位为基础组成的表达集体性的人对客观世界主观性理解的话语集合。集体性的话语体系是以不同的文化语境为界限的。甲国人与乙国人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两种话语体系是否能够相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之间是否共享文化语境。在现代社会,公共传媒是传播和表现集体性话语体系的主体,同时也发挥着建构和凝聚集体性话语体系的作用。个体的话语体系只有与集体话语体系兼容才能实行应用,否则,个体与社会是脱节的,即个体无法有效融入社会,有利于社会之外。集体性话语体系构成了社会交流、沟通的基础,也是社会能够运行的思想支撑。通常而言,公共传媒在集体性话语体系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规则、标准筛选出了反映国家意志的话语单位,并将这些话语单位重铸为话语体系。话语在表达思想的同时,也肩负着改造的作用。“话语绝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表达工具,话语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是权力决定了‘由谁说’‘说

什么’和‘怎样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个体话语体系和集体性的话语体系显然是不一样的,而且两者之间的逻辑结构也存在差异。个体话语反映的是个体与世界的关系,集体话语则具有了某种强制性,比如作为个体可以称呼一个物体任意一个名词,但是作为集体话语,显然某种约定成俗的规则会限定这种称呼。需要说明的是,个体的话语体系基础是集体话语体系,受到集体话语体系的限制,但是也是集体话语体系不断丰富的来源。

话语体系背后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积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话语体系之间无法交流沟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凝聚为一种更加开放性的、包容性的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例如美国“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公敌,在打击恐怖主义这一领域,世界各国都已达成共识,恐怖主义威胁各国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全球和平。该事件以后,存在较大利益冲突的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达成了合作,缓和了紧张的关系。我国的反分裂斗争中,也应该以此作为突破口。从非严格意义上讲,国际话语体系就是各国的话语体系集合,国际社会应该是各国话语体系融合、碰撞的舞台,但是由于当前国际社会贫富分化差距加大,国际地位不平等,实际上国际社会的话语体系更突出的表现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话语体系,他们的话语充斥着国际交流的各个角落,俨然成为某种“共识性”的交流平台,实际上,这并不没有反映真实的国际话语体系。美欧等国家强势话语体系背后是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文化的体现。

话语能否获得广泛接纳和认同,取决于话语体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话语体系的合理性就是话语的表达方式、叙事结构、逻辑结构、指向的价值和意义能够与受众自身话语体系有效衔接。这里的合理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具有客观性特质的合乎理性,而是指合乎受众群体集体话语体系中对外界理性认知的合理。例如,一个现代人穿越到中世纪告诉当时的人,地球静止不动,日月星辰东升西落是围绕地球运动,他一定会获得当时人的认同和接纳。因为这句话背后隐含的逻辑和价值指向是符合当时人们的认知理性,即具有合理性。检验花语是否能够被受众接受首先要看其合理性是否足够牢固。境外的分裂组织在活动时,并不是将目标指向分裂国土这一诉求,更多的把传统文化、宗教作为外衣。尽管其背后隐含着分裂的政治诉求。例如,“藏独”分裂势力在宣传时,“提出的宣传口号不是致力于实现 Independent Tibet(独立西藏)而是致力于实现 Free Tibet(自由西藏)。”自由是现代社会集体话语体系中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思想基础,很容易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和支持。这些人认为自己支持“藏独”势力是支持了自由

事业,实际上是被欺骗和利用。反观我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往往更多的与领土安全,主权完整联系在一起,却忽视了当今主要大国普遍没有领土分裂的威胁,这些国家民众普遍没有来中国,更没有见证暴恐活动带来的危害,他们是无法理解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心情和坚决意志。

相比于合理性,正当性则具有较为明显的价值色彩。如果说合理性还是考验人们理性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那么正当性则以人们的价值、意义为基准,更多的具有感性色彩。话语正当性是受众群体是否愿意接纳和认同话语体系的又一个判断范式。正当性往往不具有严格的现实客观性。例如对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而言,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掠夺和压迫造成了伊斯兰国家的落后,必须要用暴力的方式进行反抗,这被视为“正当性”。对国际社会而言,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制造恐怖事件威胁民众生命安全,必须要给以打击。由此可见,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的正当性才是能够反映全体社会意志的价值所在。话语体系只有牢牢把握合理性和正当性两个准则,才能嵌入受众群体思想世界。只有话语体系获得受众的接纳和认同,话语权才具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条件。

反分裂国际斗争统战话语在国际话语权领域要淡化政府色彩。国内具有对外话语传播职责和权限的是中央级媒体,如新华社、中新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其下属的单位,涵盖电台、广播、报纸、电视、新媒体等领域,此外,境外也有一些由境内媒体单位、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运营的媒体或者机构。西方媒体在转载、报道我国的新闻事件和活动时“在这些媒体名称前添加‘国有的’、‘官方的’、‘政府控制的’等修饰词,在西方‘媒体中立’的语境下,这些中国媒体的报道也自然成为主观的、不真实的。”在西方国家文化语境中,政府及其组织机构通常是不可信的,值得怀疑的,对于来自政府和官方的信息,民众往往不会轻易相信,政府部门支持或者控制的信息来源通常会引起民众的怀疑和警惕。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所使用的媒体修饰词必然会引起民众的怀疑,客观上不利于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因此,在国际话语方面要有所侧重,在反分裂斗争领域,要多采纳西方话语体系形式,借助西方国家媒介平台,借助多种信息传播、传输形式和渠道,淡化政府色彩,特别是避免被西方主流媒体贴上国有、官方的标签,更多的以西方国家本土化话语体系面貌呈现,逐步赢得当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反分裂国际斗争统战话语在国际话语权领域要充分借鉴国际话语强国的话语体系和特点。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包括过于肯定化的语言表达,居高临下的视角,涉及自身时对事件或人物定性表述,

与己无关时“客观化”的立场姿态。这些标签化的特点,使很多受众群体即使不看信息来源只是通过话语风格特点就能知道这是中国式话语体系。“中国的政治性话语,具有‘骈俪化’的特点,行文简短、句式整齐,一般‘重章复唱’,词语的意义差异微妙,是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体系。但在外国受众看来,这种表述不知所云,缺乏实质性内容,没有说服力。”在对外话语体系传播过程中,我国的话语体系的这些特点往往成为影响我国话语体系可信性、权威性的限制。这种话语体系往往在影响力方面无法与西方国家“民间”话语体系相抗衡,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影响力并不明显。西方国家的公共媒体,通常以专业性、客观性甚至公正性、权威性自居,实事求是的看,他们的话语体系还是有其可取之处。至少在形式上、风格上甚至内容上是具备专业、客观色彩的。这正是我国的话语权建设需要学习的地方。将我国的话语体系进行改造,把我国文化语境中的话语单位扩展到西方话语体系中,有助于提升我国的话语权。

反分裂国际斗争是一项长远的艰巨任务,赢得反分裂国际斗争的国际话语权将加快胜利的到来。西方部分国家及少数民众对分裂组织的支持是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必将走向穷途末路,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的研究,充分借鉴西方国家话语体系特点和话语权渠道、传播和影响力优势,巧妙地进行“中国化”改造,以此促进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

## 参考文献

[1] 杨恕,李捷,分裂主义国际化进程研究[J].世界经济

与政治,2009(12).

[2] 李捷,王婷婷.“疆独”“藏独”的国际化路径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0(2):28.

[3] 中央党校课题组.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挑战与对策[J].对外传播,2014(12):47.

[4] 胡宗山.中国国际话语权刍议:现实挑战与能力提升[J].社会主义研究,2014(5):127.

[5] 陈正良等.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J].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7):79.

[6] 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J].求是,2009(9):43-46.

[7] 陈正良.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J].浙江社会科学,2014(7):79.

[8] 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54.

[9] 赵波.“西藏问题”国际化及“文化藏独”危害性探析[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2(3):12.

[10] 马维康.为何中国缺乏国际话语权——试从话语体系角度分析[J].理论观察,2016(4):54.

\* 杨云安(1987—),男,东莞理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反分裂主义,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本文是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人才创新项目课题“我国反分裂斗争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96100046034)阶段性成果。